

盜跖第二十九

孔子與柳下季為友柳下季之弟名曰盜跖盜跖從卒九千人橫行天下侵暴諸侯穴室樞戶驅人牛馬取人婦女貪得忘親不顧父母兄弟不祭先祖所過之邑大國守城小國入保萬民苦之

疏姓展名禽字季食采柳下故謂之柳下季亦言居柳下之地故以為號展禽是魯莊公時孔子相去百餘歲而言友者蓋寓言也跖者禽之弟名也常為巨盜故名盜跖穿穴屋室解脫門樞而取人牛馬也亦有作空字驅字者保小城也為害既巨故百姓困之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注疏八

三

牛集八  
卷八

孔子謂柳下季曰夫為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為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父不能詔其子兄不能教其弟則无貴父子兄弟之親矣今先生世之才士也弟為盜跖為天下害而弗能教也邱竊為先生羞之邱請為先生往說之柳下季曰先生言為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為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子不聽父之詔弟不受兄之教雖今先生之辯將奈之何哉且跖之為人也心如涌泉意如飄風強足以拒敵辯足以飾非順其心則喜逆其心則怒易辱人以言先生必无往孔子不聽顏回為馭子貢為右往見盜跖盜跖乃方休卒徒太山之陽膾人肝而鋪之疏鋪食也子貢驂乘在車之右也

孔子下車而前見謁者曰魯人孔邱聞將軍高義敬再拜謁者謁者入通盜跖聞之大怒目如明星髮上指冠曰此夫魯國之巧僞人孔邱非邪爲我告之爾作言造語妄稱文武

疏言孔子憲章文武祖述堯舜刊定禮樂遺迹將來也冠枝木之冠帶死牛之脅

疏脅肋也言尼父所戴冕浮華雕飾華葉繁茂有類樹枝又將牛皮用爲革帶既潤且堅又如牛肋也

多辭謬說不耕而食不織而衣搖唇鼓舌擅生是非以迷天下之主使天下學士不反其本妄作孝悌而微倖於封侯富貴者也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注疏八

三

牛集八  
x。ll

疏微倖冀望也夫作孝悌序人倫意在乎富貴封侯者也故歷聘不已接輿有鳳兮之譏棄本滯迹師金致芻狗之誚也子之罪大極重疾走歸不然我將以子肝益晝舖之膳孔子復通曰邱得幸於季願望履幕下

疏言邱幸甚得與賢兄朋友不敢正覩儀容願履帳幕之下亦有作綦字者綦履迹也願履綦迹猶看足下

謁者復通盜跖曰使來前孔子趨而進避席反走再拜盜跖盜跖大怒兩展其足按劍瞋目聲如乳虎曰邱來前若所言順吾意則生逆吾心則死

疏趨疾行也反走卻退兩展其足伸兩腳也

孔子曰邱聞之凡天下有三德生而長大美好无雙少長貴賤見而皆悅之此上德也知維天地能辯諸物此中德也勇悍果敢聚眾率兵此下德也凡人有此一德者足以南面稱孤矣今將軍兼此三者身長八尺二寸面目有光脣如激丹齒如齊貝音中黃鐘而名曰盜跖邱竊爲將軍恥不取焉

疏激明也貝珠也黃鐘六律聲也

將軍有意聽臣臣請南使吳越北使齊魯東使宋衛西使晉楚使爲將軍造大城數百里立數十萬戶之邑尊將軍爲諸侯與天下更始罷兵休卒收養昆弟共祭先祖此聖人才士之行而天下之願也盜跖大怒曰邱來前夫可規以利而可諫以言者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注疏八

三

牛集八

八

皆愚陋恆民之謂耳今長大美好人見而悅之者此吾父母之遺德也邱雖不吾譽吾獨不自知邪且吾聞之好面譽人者亦好背而毀之今邱告我以大城眾民是欲規我以利而恆民畜我也安可久長也

疏言大城眾民不可長久也

城之大者莫大乎天下矣堯舜有天下子孫无置錐之地

疏堯讓舜不授丹朱舜讓禹而商均不嗣故无置錐之地也  
湯武立爲天子而後世絕滅非以其利大故邪

疏殷湯周武總統萬幾後世子孫咸遭篡弑豈非四海利重所以致之

且吾聞之古者禽獸多而人少於是民皆巢居以避之晝拾橡粟暮栖木上故命之曰有巢氏之民古者民不知衣服夏多積薪冬則煬之故命之曰知生之民神農之世臥則居居起則于于

疏居居安靜之容于于自得之貌

民知其母不知其父與麋鹿共處耕而食織而衣无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然而黃帝不能致德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流血百里

疏至致也蚩尤諸侯也涿鹿地名今幽州涿郡是也蚩尤造五兵與黃帝戰故流血百里也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注疏

美

牛集八

堯舜作立羣臣

疏置百官也

湯放其主

疏放桀於南巢也

武王殺紂

疏朝歌之戰

自是之後以強凌弱以眾暴寡湯武以來皆亂人之徒也

疏征伐篡弑湯武最甚

今子修文武之道掌天下之辯以教後世

疏孔子憲章文武辯說仁義為後世之教也

縫衣淺帶矯言偽行以迷惑天下之主而欲求富貴焉盜莫大於子天下何故不謂子爲盜邱而乃謂我爲盜耶

疏制縫掖之衣淺薄之帶矯飾言行誑惑諸侯其爲賊害甚於盜跖

子以甘辭說子路而使從之使子路去其危冠解其長劍而受教於子天下皆曰孔邱能止暴禁非

疏高危之冠長大之劍勇者之服也既伏膺孔氏故解去之其卒之也子路欲殺衛君而事不成身殖於衛東門之上是子教之不至也

疏仲由疾惡情深殺衛君蒯瞶事既不逮身遭殖醢盜跖故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注疏八

三

牛集八

以此相譏也

子自謂才士聖人邪則再逐於魯削跡於衛窮於齊圍於陳蔡不容身於天下子教子路菹此患上无以爲身下无以爲人子之道豈足貴邪世之所高莫若黃帝黃帝尙不能全德而戰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不慈

疏謂不與丹朱天下

舜不孝

疏爲父所疾也

禹偏枯

疏治水勤勞風櫛雨沐致偏枯之疾半身不遂也

湯放其主武王伐紂文王拘羑里

疏羑里殷獄名文王遭紂之難厄於囹圄凡經七年方得免脫

此六子者世之所高也孰論之皆以利惑其真而強反其情性其行乃甚可羞也

疏六子者謂黃帝堯舜禹湯文王也皆以利於萬乘是以迷於真道而不反于自然故可恥也

世之所謂賢士伯夷叔齊伯夷叔齊辭孤竹之君而餓死於首陽之山骨肉不葬鮑焦飾行非世抱木而死

疏二人窮死首山復無子盾收葬也姓鮑名焦周時隱者也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注疏八

卷

牛集八

飾行非世廉潔自守荷擔採樵拾橡充食故無子盾不臣天子不友諸侯子貢遇之謂之曰吾聞非其政者不履其地汙其君者不受其利今子履其地食其利其可乎鮑焦曰吾聞廉士重進而輕退賢人易愧而輕死遂抱木立枯焉

申徒狄諫而不聽負石自投於河為魚鼈所食

疏申徒自沉前篇已釋諫而不聽未詳所據崔嘉雖解無的諫辭

介子推至忠也自割其股以食文公文公後背之子推怒而去抱木而燔死

疏晉文公重耳也遭驪姬之難出奔他國在路困乏推割股

肉以飴之公後還三日封於從者遂忘子推子推作龍蛇之歌書其營門怒而逃公後慙謝追子推於介山子推隱避公因放火燒山庶其走出火至子推遂抱樹而焚死焉

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此六子者无異於磔犬流豕操瓢而乞者皆離名輕死不念本養壽命者也

疏六子者謂伯夷叔齊鮑焦申徒介推尾生言此六人不合玄道矯情飾行苟異俗中用此聲名傳之後世亦何異乎張磔死狗流在水中貧病之人操瓢乞告此間人物不許見問六子之行事同於此皆為重名輕死不念歸本養生壽盡天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注疏八

三

牛集八

命者也死字有作豕字者走字有作乞字者隨字讀之作豕作豬

世之所謂忠臣者莫若王子比干伍子胥子胥沉江比干剖心此二子者世謂忠臣也然卒為天下笑

疏為達道者之所嗤也

尸工觀之至於子胥比干皆不足貴也邱之所以說我者若告我以鬼事則我不能知也若告我以人事者不過此矣皆吾所聞知也今吾告子以人之情目欲視色耳欲聽聲口欲察味志氣欲盈

疏夫目視耳聽口察志盈率性而動稟之造物豈矯情而為

之哉分內爲之道在其中矣

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除病瘦死喪憂患其中開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過四五日而已矣天與地無窮人死者有時操有時之具而託於無窮之間忽然无異騏驥之馳過隙也疏夫天長地久窮境稍賒人之死生時限迫促以有限之身寄無窮之境何異乎騏驥馳走過隙孔

不能悅其志意養其壽命者皆非通道者也邱之所言皆吾之所棄也亟去走歸无復言之子之道狂狂伋伋詐巧虛僞事也非可以全真也奚足論哉

疏亟急也狂狂失性也伋伋不足也夫聖迹之道仁義之行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注疏八

罕

牛集八  
川三

譬彼蓬廬方茲獨狗執而不遣惟增其弊狂狂失真伋伋不足虛僞之事何足論哉

孔子再拜趨走出門上車執轡三失目茫然无見色若死灰據軾低頭不能出氣

疏軾車前橫木凭之而坐者也盜跖英雄盛談物理孔子懼懼遂至於斯

歸到魯東門外適遇柳下季柳下季曰今者闕然數日不見車馬有行色得微往見跖邪孔子仰天而歎曰然

疏微無也然如此也

柳下季曰跖得无逆汝意若前乎孔子曰然



疏若前乎者則是篇首柳下云逆其心則怒無乃逆汝意如我前言乎孔子答云實如所言也

邱所謂无病而自灸也疾走料虎頭編虎鬚幾不免虎口哉註此篇寄明因眾之所欲亡而亡之雖王紂可去也不因眾而獨用已雖盜跖不可御也

疏幾近也夫料觸虎頭而編虎鬚者近遭於虎食之也今仲尼往說盜跖履其危險不異於斯也而言此章大意排擯聖迹嗤鄙名利是以排聖迹則訶責堯舜鄙名利則輕忽夷齊故寄孔跖以見意也若郭注意失之遠矣

子張問於滿苟得曰盍不爲行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注疏八

聖

牛集八  
川文上

疏子張孔子弟子也姓顓孫名師字子張行聖迹之人也姓滿名苟得假託爲姓名曰苟且貪得以滿其心求利之人也盍何不也何不爲仁義之行乎勸其捨求名利也

无行則不信不信則不任不任則不利故觀之名計之利而義真是也

疏若不行仁義之行則不被信用不被信用則無職任無職任則無利祿故有行則有名有名則有利觀察計當仁義真是好事宜行之也

若棄名利反之於心則夫士之爲行不可一日不爲乎

疏反乖逆也若棄名利則乖逆我心故士之立身不可一日

不行仁義

滿苟得曰无恥者富多信者顯夫名利之大者幾在無恥而信故觀之名計之利而信真是也

疏多信猶多言也夫識廉知讓則貧無恥貪殘則富謙柔靜退則沉多言夸伐則顯故觀名計利而莫先于多言多言則是名利之本也

若棄名利反之於心則夫士之為行抱其天乎

疏抱守也天自然也夫修道之士立身為行棄擲名利乃乖俗心抱守天真翻合虛玄之道也

子張曰昔者桀紂貴為天子富有天下今謂臧聚曰汝行如桀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注疏八

三

牛集八

紂則有怍色有不服之心者小人所賤也仲尼墨翟窮為匹夫今謂宰相曰子行如仲尼墨翟則變容易色稱不足者士誠貴也

疏桀紂孔墨並釋于前臧謂臧獲也聚謂孽竊即盜賊小人也以臧獲比天子則慚怍而不服以宰相比匹夫則變容而歡慰故知所貴在行不在乎位

故勢為天子未必貴也窮為匹夫未必賤也貴賤之分在行之美惡

疏此復釋前義也

滿苟得曰小盜者拘大盜者為諸侯諸侯之門義士存焉昔者

桓公小白殺兄入嫂而管仲爲臣田成子常殺君竊國而孔子受幣論則賤之行則下之則是言行之情悖戰於胷中也不亦拂乎

疏悖逆也拂戾也齊桓公名小白殺其兄于糾納其嫂焉管仲賢人臣而輔之卒能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田成子常殺齊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受其幣帛夫殺兄入嫂弑君竊國人倫之惡莫甚於斯而夷吾爲臣尼父受幣言議則以爲鄙賤情行則下而事之豈非戰爭於心胷言行相反戾邪

故書曰孰惡孰美成者爲首不成者爲尾

疏成者爲首君而事之不成者爲尾非而毀之以此而言只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注疏八

聖

牛集八  
x。8

論成與不成豈關行與無行故不知美惡的在誰也所引之書並遭燒滅今並無本也

子張曰子不爲行卽將疏戚無倫貴賤无義長幼无序五紀六位將何以爲別乎

疏戚親也倫理也五紀祖父也身子孫也亦言金木水火土五行也仁義禮智信五德也六位君臣父子夫婦也亦言父母兄弟夫妻子張云若不行仁義之行則親疏無理貴賤無義長幼無次叙五紀六位無可分別也

滿苟得曰堯殺長子舜流母弟疏戚有倫乎

疏堯廢長子丹朱不與天位又言殺也舜封同母弟象於有

庫之國令天下吏治其國收納貢稅故言流放也廢子流弟何有親疏之理乎

湯放桀武王殺紂貴賤有義乎

疏殷湯放夏桀於南巢周武殺殷紂於汲郡君臣貴賤其義安在

王季爲適周公殺兄長幼有序乎

疏王季周大王之庶子季歷卽文王之父也大伯仲雍讓位不立故以小兒季歷爲適管蔡周公之兄泣而誅之故云殺之廢適立庶弟殺其兄尊卑長幼有次序乎  
儒者僞辭墨者兼愛五紀六位將有別乎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注疏八

醫

牛集八

疏夫儒者多言強爲名位墨者兼愛周普無私五紀六位有何分別

且子正爲名我正爲利名利之實不順於理不監於道

疏監明也見也子張心之所爲正在於名苟得心之所爲正在於利且名利二途皆非真實旣乖至理豈明見於立道

吾日與子訟於无約曰小人殉財君子殉名其所以變其情易其性則異矣乃至於棄其所爲而殉其所不爲則一也

疏訟謂論說也約謂契誓也棄其所爲捨已殉其所不爲逐物也夫殉利謂之小人殉名謂之君子名利不同所殉一也子張苟得昔共談言於無爲之理敦於莫逆之契也

故曰无爲小人反殉而天无爲君子從天之理

疏而爾也既不逐利又不殉名故能率性皈根合于自然之道也

若枉若直相而天極面觀四方與時消息

疏相助也無問枉直順自然之道觀照四方隨四時而消息

若是若非執而圓機獨成而意與道徘徊

疏徘徊猶轉變意也圓機猶環中也執於環中之道以應是非用於獨化之心以成其意故能冥其虛通之理轉變無窮者也

无轉而行无成而義將失而所爲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注疏八

墨

牛集八 三三

疏所爲真性也無轉汝志爲聖迹之行無成爾心學仁義之道捨已效他將喪爾真性也

无赴而富无殉而成將棄而天

疏莫奔赴于富貴無殉逐於成功必赴必殉則肯于天然之性也

比干剖心子胥抉眼忠之禍也

疏比干忠諫于紂紂云聞聖人之心有九竅遂剖其心而視之子胥忠諫夫差夫差殺之子胥曰吾死後抉眼懸於吳門東以觀越之滅吳矣斯皆至忠而遭其禍也

直躬證父尾生溺死信之患也

疏躬父盜羊而子證之尾生以女子爲期抱梁而死此皆守信而致其患也

鮑子立乾申子不自理廉之害也

疏鮑焦廉貞遭子貢譏之抱樹立乾而死申子晉獻公太子申生也遭麗姬之難枉被讒謗不自申理自縊而死矣

孔子不見母匡子不見父義之失也

疏孔子滯耽聖迹歷國應聘其母臨終孔子不見姓匡名章齊人也諫諍其父其父不從被父憎嫌遂游他邑亦耽仁義學讀忘歸其父臨終而章不見此皆滯溺仁義有斯過矣

此上世之所傳下世之所語以爲士者正其言必其行故服其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注疏八

巽

牛集八  
川三

殃離其患也

註此章言尙行則行矯貴士則士僞故蔑行賤士以全其內然後行高而士貴耳

疏自比干已下匡子已上皆爲忠信廉貞而遭其禍斯皆古昔相傳下世語之也是以忠誠之士廉信之人正其言以諫君必其行以事主莫不遭罹其患服從其殃爲道之人深宜戒慎也

无足問於知和曰人卒未有不興名就利者彼富則人歸之歸則下之下則貴之夫見下貴者所以長生安體樂意之道也今子獨无意焉知不足邪意知而力不能行邪故推正不忘邪

疏無足謂貪婪之人不知足者也知和謂體知中和之道守  
分清廉之人也假設二人以明貪廉之禍福也無足云世人  
卒竟未有不興起名譽而從就利祿者若家富財人歸湊之  
歸湊則謙下而尊貴之夫得人謙下尊貴者則說其情適其  
性體質安而長壽矣子獨無貪富貴之意乎爲運知足不求  
邪爲心意能知力不能行故推於正理志念不忘以遣貪求  
之心而不取邪

知和曰今夫此人以爲與己同時而生同鄉而處者以爲夫絕  
俗過世之士焉是專无主正所以覽古今之時是非之分也與  
俗化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注疏八

聖

牛集八  
X。11

疏此人謂富貴之人也俗人謂無知貪利情切與貴人同時  
而生共富人同鄉而住者猶將己爲超絕流俗過越世人况  
己之自享於富貴乎斯乃專愚之人內心無主不履正道不  
覺古今之時代不察是非之涯分而與塵俗紛競隨末而遷  
化者也豈能識禍福之歸趣者哉

世去至重棄至尊以爲其所爲也此其所以論長生安體樂意  
之道不亦遠乎

疏至重生也至尊道也流俗之人捐生背道其所爲每事如  
斯其於長生之道去之遠矣

慘怛之疾恬愉之安不監於體怵惕之恐欣懽之喜不監于心

疏慘怛悲也恬愉樂也夫悲樂喜懼者並身外之事也故不能監明于聖質照入于心靈而愚者妄爲之也

知爲爲而不知所以爲是以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而不免於患矣

疏爲爲者有爲也所以爲者無爲也但知爲於有爲不知爲之所以出自無爲也如斯之人雖貴總萬機富瞻四海而不免于怵惕等患也

无足曰夫富之於人无所不利窮美究勢至人之所不得逮賢人之所不能及

疏窮盡也夫能窮天下善美盡人間威勢者其惟富貴乎故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注疏八

巽

牛集八  
川88

至德之人賢哲之士亦不能遠及也

俠人之勇力而以爲威強乘人之知謀以爲明察因人之德以爲賢良非享國而嚴若君父

疏夫富貴之人人多依附故勇者爲之捍智者爲之謀德者爲之助雖不臨享邦國而威嚴有同君父焉斯皆財利致其然矣

且夫聲色滋味權勢之於人心不待學而樂之體不待象而安之

疏夫耳悅於聲眼愛於色口啖於味威權形勢以適其情者不待教學而心悅樂豈服法象而身安平蓋性之然爾



夫欲惡避就固不待師此人之性也天下雖非我孰能辭之  
疏夫欲之則就惡之則避斯乃人物之常情豈待師教而後  
爲之哉故天下雖非無足誰獨辯辭於此事者也  
知和曰知者之爲故動以百姓不違其度是以足而不爭无以  
爲故不求

疏夫知慧之人虛懷應物故能施爲舉動以百姓心爲心百  
姓順之亦不違其法度也內心至之所以不爭無用無爲故  
不求不覺也  
不足故求之爭四處而不自以爲貪有餘故辭之棄天下而不  
自以爲廉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注疏八

兗

牛集八  
三十一

疏四處猶四方也夫凡聖區分貪廉斯隔是以爭貪四方馳  
騁八極不自覺其貪婪棄捨萬乘辭於九五而不自覺其廉  
儉

廉貪之實非以迫外也反監之度

疏監照也夫廉貪實性非過迫於外物也而反照于內心各  
稟度量不同也

勢爲天子而不以貴驕人富有天下而不以財戲人計其患慮  
其反以爲害於性故辭而不受也非以要名譽也

疏夫不以高貴爲驕矜不以錢財爲娛玩者計其災患憂慮  
傷害於真性故也是以辭大寶而不受非謂要求名譽者也

堯舜爲帝而雍非仁天下也不以美害生也善卷許由得帝而  
不受非虛辭讓也不以事害己此皆就其利辭其害而天下稱  
賢焉則可以有之彼非以興名譽也

疏雍和也夫唐虞之化字內和平者非有情於仁惠不以美  
麗害生也善卷許由被禪而不受非是矯情於辭讓不以世  
事害己也斯皆就其長生之利辭其篡弑之害故天下稱其  
賢能則可謂有此避害之心實無彼興名之意

无足曰必持其名苦體絕甘約養以持生則亦久病長阨而不  
死者也

疏必固將欲修進名譽苦其形體絕其甘美窮約攝養矜持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注疏八

率

牛集八  
川三

其生者亦何異乎久病固疾長阨不死雖生之日猶死之年  
此無足之辭以難知和也

知和曰平爲福有餘爲害者物莫不然而財其甚者也

疏夫平等被其福善有餘招其禍害者天理自然也物皆如  
是而財最甚也

今富人耳營鐘鼓管籥之聲口嘆於芻豢醪醴之味以感其意  
遺忘其業可謂亂矣

疏嘆稱適也管籥簫笛之流也夫富室之人恣情淫欲口爽  
醪醴耳聒宮商取舍滑心觸類感動性之昏爽事業忘焉無  
所覺知豈非亂也

佶溺於馮氣若負重行而上也可謂苦矣

疏馮氣猶憤懣也夫貪欲既多勞役困弊心中佶塞沈溺憤懣猶如負重上阪而行此之委頓豈非困苦也哉

貪財而取慰貪權而取竭靜居則溺體澤則馮可謂疾矣

疏貪取財寶以慰其心誘諂威權以竭情慮安靜閒居則其體沉溺體氣悅澤則憤懣斯生動靜困苦豈非疾也

爲欲富就利故滿若堵耳而不知避且馮而不舍可謂辱矣

疏堵牆也夫欲富就利情同壑壁譬彼堵牆版築滿盈心中憤懣貪婪不舍不知避害豈非恥辱邪

財積而无用服膺而不舍滿心戚醮求益而不止可謂憂矣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注疏八

卷一

牛集八  
卷一

疏戚醮煩惱也夫積而不散馮而不舍貪求無足煩惱盈懷確而論之豈非憂患

內則疑劫請之賊外則畏寇盜之害內周樓疏外不敢獨行可謂畏矣

疏疑恐也請求也匹夫無罪懷璧其罪故在家則恐求財盜賊之災外行則畏寇盜濫竊之害是以舍院周回內起厥樓疏窻出外來往怖懼不敢獨行如此艱辛豈非畏哉

此六者天下之至害也皆遺忘而不知察及其患至求盡性竭財單以反一日之无故而不可得也

疏六者謂亂苦疾辱憂畏也殫盡也天下至害遺忘不察及

其巨盜忽至性命燬然平生貪求一朝頓盡所有財寶當時  
並罄欲反一日貧素其可得之乎

故觀之名則不見求之利則不得繚意體而爭此不亦惑乎

註此章言知足者常足

疏繚纏繞也巨盜既至身非已有當爾之際豈見有名利邪  
而流俗之夫倒置之甚情纏繞于名利心決絕於爭求以此  
而言豈非大惑之甚也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注疏八

五

牛集八  
一八